

精典名家小说文库

谢有顺 主编

# 五魁

贾平凹 著

作家出版社

非外借



经典名家小说文库

谢有顺 主编

# 五魁

贾平凹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五魁 / 贾平凹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7

( 精典名家小说文库 )

ISBN 978-7-5063-9605-9

I . ① 五… II . ① 贾… III . ①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 175645 号

## 五 魁

作 者: 贾平凹

责任编辑: 丁文梅

装帧设计: 精典博维·肖 杰

责任印制: 李卫东 李大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 出版发行部 )

86-10-65004079 ( 总编室 )

86-10-65015116 ( 邮购部 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 作家在线 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25 × 185

字 数: 54 千字

印 张: 4
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605-9

定 价: 3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小人素稱雄健朴厚而緩淡米脂間尤著典型近入米脂知古語「米脂婆姨緩淡漢」之信其地婦如「三淳」之  
 純朴之美而新時代精神通注於厚；黃土米脂婆姨雖已改變傳統本來但純朴賢良風韻猶存於時  
 小燕婦女形象可徵於斯乎 乙丑年 初秋畫於海河 濱家美並記



米脂的婆姨 / 1985年 / 230 cm × 80 cm

## 目录

五 魁 ... 1

文学创作的“秘密”（代后记）... 105

五  
魁



迎亲的队伍一上路，狗子就咬起来，这畜类有人的激动，撵了唢呐声从荀子坪到鸡公寨四十里长行中再不散去。有着力气，又健于奔跑的后生，以狗得了戏谑的理由，总是放慢速度，直嚷道背负着的箱子、被褥、火盆架、独坐凳以及枕匣、灯檠、镜子，装了麦子的两个小瓷碗，使他们累坏了。“该歇歇吧！”就歇下来。做陪娘的麻脸王嫂说不得，多给五魁丢眼色，五魁便提醒：“世道混乱，山路上会有土匪哩。”后生们偏放胆了勇敢说，“土匪怕什么？不怕。”拔了近旁秋季看护庄稼的庵棚上的木杆去吆喝打狗。狗子遂不再是一个两个，每一个沟岔里都有来加盟者，于亢昂的唢呐声中发生了疯狂。跃细长黄瘦剪去了尾巴的身子在空气中做弓状，或

爹起腿来当众撒尿，甚或有一对尾与尾勾结了长长久久地受活在一处了。于是后生们就喊：“嗨，骚狗子！嗨，骚狗子！”喊狗子，眼睛却看着五魁背上的人。五魁脸也红了，脚步停住，却没有放下背上的人。

背上的人是不能在路上沾土的。五魁懂得规矩，愤愤地说：“掌柜是不会放过你们的！”

“我们当然不像五魁。”后生们说，“我们背的是死物，越背越沉。五魁有能耐你一个人快活走吧。”

五魁脸已是火炭，说：“造孽哩，造孽哩。”但没办法，终是在前边的一块石头前将背褡靠着了。背褡一靠着，女人的身子明显地闪了一下，两只葱管似的手抓在他的肩上，五魁一身不自在，连脖子都一时僵硬了。

五魁明白，这些后生绝不是偷懒的痞子，往日的接亲，都是一路小跑着赶回去，恋那早备了的好烟吃、烈酒喝，今日如此全是为了他背着的女人。

当一串鞭炮响过，苟子坪的老姚捏着烟迎他们在厅

屋里吃酒，瞥见了里屋土炕上正坐的一位哭天抹泪的女人，他们就全然没有嘻嘻哈哈的放浪了，因为那女人生就得十分美艳为他们见所未见。一个贫穷的茅草屋里生养出个观音人来，实在是一个奇迹，立时感到他们来此接亲并不是为柳家的富豪所逼使，而是一种赐予与恩赏了。世上的闺女在离开了父母的土炕将要去另一个做妇人的土炕时，都是要哭啼落泪的，而这女人哭起来也是样子可爱。她的母亲和她的陪娘在劝说着，拉下她的手，将粉重新敷在她的脸上，梳子蘸了香油再一次梳光了头发，五魁就看见了她歪在炕沿上，一条腿屈压在臀下，一条腿款款地斜横在炕沿板上，绣花的小鞋欲脱未脱地露出了脚跟的姿态。那一刻里，他觉得这女人是应该嫁到富豪的柳家去享福的，而且应该用八抬花轿来抬。但可惜山高沟大，没有抬花轿的路可走，只得他五魁驮背了。

五魁在十六岁的时候，已经体格均匀，有大力气，

被选做了驮背新娘的角色，以致从此成了专门职业。十年来，他背驮了数十个新娘，他知道了鸡公寨各家媳妇的重与轻、胖与瘦，甚至俊丑及香臭，但他从来还未背过这么美妙的女人。他不明白在他走向炕边，背过身去，让那女人爬上背来，他竟是唰地出了一身微汗，以至于在女人已经双膝跪在了背褡上的毡垫还不知道，待到一声叫喝，姚家的人将朱砂红水抹在了他的脸上，他才清醒他是该出门走了。这一路都在后悔，也不能看见背上的人，背上的人却这么近地能看着他，该怎么在窃笑他那时的一副蠢相呢？

正是这女人被他背驮着了，挨在后边的抬着嫁妆的后生们，他们是可以一直不歇气地走到天边去，走到死去，也不觉劳累的。但是四十里山路轻易地到达实在不是他们的需要，后生们话才这么多，才这么兴奋，才这么故意寻借口拖延。在接亲的路上，做了新娘的虽是柳家的人了，但还不是真正的柳家人，他们的戏谑都不为

过，若一经进了柳家，这女人就不是能轻易见得到的了。后生们如此，他五魁还能这么近地接触她吗？所以五魁也就把背褡靠在石头上歇起来。

八月的太阳十分明亮，山路上刮着悠悠的风，风前的鸟皱着乱毛地叫，五魁觉得一切很美，平生第一次喜欢起眼前起伏连绵的山和山顶上如绳纠缠的小路。如果有宽敞的官道，花轿抬了，或者彩马骑了，五魁最多也是抬嫁妆的一个。五魁几乎要唱一唱，但一张嘴，咧着白生生的牙笑了。麻脸陪娘走近来很焦急地看着他，又折身后去打开了陪箱的黄铜锁子，取出了里边的核桃和枣子分给后生们吃。这些吃物原本准备给接嫁人路上吃的，但通常是由接嫁人自己动手，现在则由陪娘来招待，大家就知道麻脸人的意思了。

“天是不早了呢！”陪娘说。

“误不了夜里入洞房的。”后生们耍花嘴，“瞧这天气多好！”

“好天气……”

“哪还怕了土匪？”

“哪里怕了土匪！”陪娘不愿说不吉祥的话，“你们可以歇着，五魁才要累死了！”

“五魁才累不死的！”

五魁想的，真的累不死。他就觉得好笑了。这些后生是在嫉妒着他哩。当五魁一次一次做驮夫的差事，他们是使尽了嘲弄的，现在却羡慕不已了。他不知道背上的女人这阵在想着什么，一路上未听到说一句话。五魁没有真正实际地待过女人，揣猜不出昨日的中午，在娘家的院子里被人用丝线绞着额上的汗毛开脸，这女人是何等的心情，在这一步近于一步地去做妇人的路上又在想了什么呢？隔着薄薄的衣服，五魁能感觉到女人的心在跳着，知道这女人是用心计的人，多少女人在一路上要么偶尔地笑笑，要么一路地啼哭，她却全然没有。她一定也像陪娘一样着急吧，或者她是很会懂得自己的美

丽，明白这些后生的心意，只是不言破罢了。

不言破这才是会做女人的女人。

好吧，五魁想，那不妨就急急她。她急着，陪娘急着，鸡公寨外的山口上等待着新人的柳家少爷更让急着去吧。

老实坦诚的五魁这一时也有了一种戏谑的得意，若这么慢慢腾腾地走下去，一个晌午女人不能吃喝和解手，使她因水火无情的缘故而憋得难受，于他和他的同类将是又怎么开心的事呢？一个将要在柳家的土炕上生活的妇人，五魁对于她的美的爱怜而生出了自己的童身孤体的悲哀，就有了说不清的一种报复的念头了。

有了这一念头的五魁，立即又被自己的另一种思想消灭了：谁让自己是一个穷光蛋呢，不要说自己不能有这样的美人，连一个稍有人样的女人也不曾有，即使能得到这女人，有好吃的供她吗？有好穿的供她吗？什么马配什么鞍，什么树招什么鸟，这都是命运安定的。五

魁，驮背一回这女人，已经是福分了，是满足了！于是，五魁对于后生们没休没止的磨蹭有不满了。

“歇过了，快赶路吧！”他说。

后生们却在和陪娘耍嘴儿，他们虽然爱恋着那个可人，但新娘的丽质使他们只能喜悦和兴奋，而这种丽质又使他们逼退了那一份轻狂和妄胆，只是拿半老徐娘的陪娘作乐。他们说陪娘的漂亮，拔了坡上的野花让她插在鬓角。五魁扭头瞧着快活了的麻脸陪娘也乐了。

是的，陪娘在以往的冷遇里受到了后生们的夸耀忘记了自己的本色，如此标致的新人偏要这个麻脸做她的陪娘，分明是新人以丑衬美的心计所在了。或许，这并不是新人的用意，而她实在是美不可言，才使陪娘的脸如此地不光洁吗？五魁觉得自己太幸福了，他离开了石头，兀自背着新人立在那里，看太阳的光下他与背上的人影子叠合，盼望着她能说一句：这样你会累的。新人没说。但他知道她心里会说的，他的之所以自讨苦吃，

是要新人在以后的长长的日月里更能记忆着一个背驮过她的人。

天确实是不早了，但后生们仍在拖延着时间，似乎要待到如铜盆的太阳哐嚓一声坠下山去才肯接嫁到家，戏弄了陪娘之后，又用木棒将勾连的狗子从中间抬过来，竟抬到五魁的面前，取笑着抹了朱砂红脸的五魁，来偷窥五魁背上的人面桃花了。

五魁无奈扭身，背了新人碎步急走。

这一幕背上的女人其实也看到了。一脸羞怯，假装盯眼在前面的五魁头顶的发旋上了。

五魁感觉到发旋部痒痒的。在一背起女人上路，他的发旋部就不正常，先是害怕虽然洗净了头，可会有虱子从衣领里爬上去吗？即使不会有虱子，而那个发旋并不是单旋，是双旋，男的双旋拆房卖砖，女人会怎样看待自己呢？到后来，发旋部有悠悠的风，不知是自己紧张的灵魂如烟一样从那里出了窍去，还是女人鼻息的微